

豫东抗战风云

■寒松

第四回 柳会农鹿邑开商场 宋来洋拐走结发妻

柳会农生意已开张，整天忙得不得喘息，连吃饭睡觉都是掐着钟点过。

高集大宋庄村，柳会农有个近门的姑妈，姑父下世早，有个表哥叫宋来洋，凭着有几十亩地，孤儿寡母相依为命。母亲盼着儿子长大，想着娶了儿媳妇就安度晚年了，老人家省吃俭用送儿子上学读书。哪里知道，儿子书没有读好，还结交了一群狐朋狗友，吃喝嫖赌，无事生非。没有几年光景，家里便穷困潦倒，要账的缕缕不绝。母亲哭干了眼泪，也没有唤醒儿子的良知，撒手西去了！

母亲去世后，宋来洋过起了流浪生活。粗活下不去身份，细活干不了，凭自己的歪门邪道维持生计。一路上，靠诈骗生存，来到了蒙城。听说舅舅柳光祖当了国军团长，县长亲自登门赐匾，表弟也成为英雄，在县城开了个商场，连忙赶回来投奔。柳会农碍着亲戚面子，知道表兄识几个字，商场又缺人手，听宋来洋说干过杂货这一行，想着是亲戚，办事比别人靠得住，便让他管理亳州、涡阳、蒙城、蚌埠的业务往来。

宋来洋带着五千块购货款和表弟给他的一封信奔赴蚌埠。柳会农让他把业务办好，顺便把英子接回来。

英子一觉醒来发现是个梦，双臂抱着的不是柳会农，而是他的衣服，感到脸发热，自认为是想柳会农想了的。

宋来洋按柳会农说的来到了丁德友家门口，站在门外礼貌地喊：“丁大叔在家吗？”

丁德友正在为柳会农未回来，无法向老婆、女儿交代发愁。听见门外有人找他，赶忙上前迎接。一看是个二十四五岁的陌生人，没敢让他进屋。

宋来洋赶忙说：“大叔，我是鹿邑的，柳会农是我表弟，我来这里办业务，他让我给你捎封信。”说着，掏出信递给丁德友。

丁德友看过柳会农的信，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柳会农有下落了，女儿在我这里也不是终身之地，让女儿回鹿邑也好。

宋来洋给丁德友讲了柳会农的家事及近来状况，丁德友这才知道柳会农原来是书香门第，亲家现任国军团长。心想，柳会农在鹿邑有他父亲这把伞罩着，谁也不敢算计他，而且柳会农这孩子有本事，与人随和，能观风使舵，前程无量。丁德友想到这里沾沾自喜，说明自己有眼光，为女儿选对了女婿。

丁德友把家人喊出来与宋来洋一一见面，又准备了一桌丰盛酒宴为宋来洋接风。

常言说：喜酒、闷茶、无趣的烟，大喜临门喝三天。丁德友今天特别高兴，端起酒杯说：“来洋侄不是外人，今晚不拘礼节。”宋来洋开始还有点谦让，酒过三巡无拘无束站起来说：“今晚承蒙大叔垂爱，我代表会农表弟向您老人家敬酒三杯。丁德友没有推辞，接过喝了。接着又给老太太敬了一杯，给丁德友老婆敬了三杯。小英子怕母亲承受不起，替母亲喝了一杯。宋来洋一看表弟媳妇会喝酒，说道：“我与弟妹初次见面，古人云，有来无往非礼也，我回敬弟妹三杯，望弟妹笑口常开。”

小英子不爱说话，端起酒杯举了举示意与表兄同饮。宋来洋一看机会来了，笑了笑说：“那好，承蒙弟妹敬

重，我奉陪三杯。”两个人同时碰了三杯酒。烈酒下肚，宋来洋本是采花问柳之徒，自跟着柳会农以来没敢沾过女人，旷荡日久，觉得小英子长得特别水灵，真是“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天下女人无颜色”。小英子看宋来洋貌似潘安，面如宋玉，也想入非非。想归想，在酒桌上谁也不敢有半点流露。

酒饭后，宋来洋站起身来说：“大叔大婶，家里商务实在繁忙，临时表弟再三嘱咐，让我带着弟妹早早回去，天气渐凉，怕风云有变，趁天气晴朗，五天就可以到家了，你们二老打算让我们何时启程啊？”

丁德友说：“贤侄说得也是，我明天准备一下，让英子整理整理衣服，后天是十一月初六，吃过早饭就可以走。”

宋来洋说：“就按大叔说的办。我今天住客栈，明天去找辆车，后天早上我带着车过来，请你们把一切准备好，车到就走。”

丁德友说：“贤侄不必客气，到叔家来让你住在外边，不太合适。”

宋来洋说：“大叔见外了，我常在外边住，习惯了，住在家里还感到拘束呢！”

十一月初六早晨，宋来洋带着车到了。丁德友全家正在院里等待。英子要走了，少不了与奶奶、母亲有分别伤心之痛。

英子生长在蚌埠，长这么大连码头都没有去过。只带着弟弟上姥姥家走过几趟亲戚。世界有多大，听都没有听说过。坐在车里时而掀开窗帘看路上的行人，感到热闹和新鲜。路两边的树木已落叶凋零，南飞大雁在空中不断哀鸣。本来是一派凄凉景色，可在英子眼里都感到好奇。

“表哥，你做生意都去过哪里？”英子问。

宋来洋听见英子找他说话，张开平常骗人的嘴，云迷雾地胡诌一气。苏州、杭州、上海、扬州、东京汴梁、西京长安、北京燕山、南京应天，吃的喝的玩的，说得天花乱坠，如亲临其境，亲品其味，整个世界都在他肚子里。英子听得入了迷，感到表哥有学问、有见识、有才华。到了中午，车把式在一个小镇上把车停下来，说：“牲口该加料了。”宋来洋这才住了自己的嘴。

三个人随便吃顿饭，喂饱牲口又上路了。在车里，英子说：“表哥，你学问可真大！”

宋来洋说：“我的学问一般，我与会农表弟都读过几年书，功不成名不就，五经四书刚读完，由于父亲下世，我就辍学了，母亲去世后我就一直在外经商做生意。”

英子问：“我表嫂长得很漂亮吧？”

突然一句玩话，把宋来洋问住了。若如实说，二十五六了连个老婆都没有娶上，显得自己太无能了，编吧。

宋来洋说：“父母为我定了一门娃娃亲，是临村的，叫兰花。长大后我俩背着大人时常约会，都盼着早日结为夫妻。谁料想，她刚满十七岁就病故了！哥命苦哇！”说着说着，宋来洋假装动了感情，好像有一阵心酸之痛。

英子说：“都怪我多嘴，让表哥伤心了！”

宋来洋说：“这是我多年瘀结的伤痕，无法愈合，弟妹不提，我也没有平静过。”

英子问：“为了她你没有再婚？”

宋来洋说：“朋友为我物色了几个，没有相中的，我看过相书，她们都没有旺夫相。”

英子一听，赶忙说：“表哥还会看相？”

宋来洋说：“看不好，略知一二。”

英子说：“你给我看看好吗？”

宋来洋说：“你的相我看过啦，你早就旺夫了，表弟要不是娶了你，也不会发迹这么快，实话告诉你，表弟的相不怎么好。”说罢，对着小英子笑了笑。

英子说：“会农的相哪里不好，你能给我说说吗？”

宋来洋说：“表弟的相，我不该在你面前多嘴，还是不说为罢。”宋来洋卖个关子。

英子说：“在这里就咱俩，没有别人，说说无妨。”

宋来洋说：“你听了千万不要计较，相貌好坏决定人的一生。但也不尽然，你可不要往心里去。表弟额头高，说明他的智商高，这是他的长处，但是他的左眉低，眼白露青光有克妻之相，耳大则反易招风，一生不得安宁，脸上不平麻子多，在人生道路上到处都有陷阱。鼻尖锁口，钱财难守，老来不得善终。”一番话说得小英子心神恍惚。

英子说：“你不是说我旺夫吗？”

宋来洋说：“你眉目清秀，准头有肉，是旺夫相。我再看你的手，男左女右。”英子伸出右手，递给宋来洋。

宋来洋抓住英子的手，一股热流像电一样迅速传遍了全身。

宋来洋用右手指着英子的手纹说：“这个纹叫感情线，这个纹叫生命线，上下这条叫财源线。看你的生命线，七岁以前有两次病灾，十二岁那年又有一灾，你该记得吧？”

英子回忆一下说：“那年我是有灾，下大雨了，母亲没在家，奶奶让我去院子里收衣服，我一不小心被砖头绊倒了，牙被摔活动了，奶奶搂着我哭了一场。表哥，这点事你也能看出来？”

宋来洋说：“生命线、生命线，一生的命运都在这条线上。”

英子说：“你再看看我的感情线。”

宋来洋说：“你的感情线很粗，说明你很重感情，但是你的感情线到这里分叉了。”

英子问：“这有什么说法？”

宋来洋说：“到这里你的感情转移了，这就是命运，是人力不可抗拒的。”

车快到蒙城了，车把式喊：“宋老板，车到蒙城了，天也不早了，你看住在哪里？”

宋来洋说：“住在西门里吉祥客栈。”

车到客栈后，宋来洋拎着箱子下了车，让掌柜的开了一个套间，英子携着包袱跟了进去。

外间有一张单人床，是为作陪的佣人准备的，旁边放一张餐桌四把椅子，里间有一张双人床、两把椅子、水桶、水盆、毛巾等。

宋来洋说：“为了安全，弟妹今晚住里间，我住外间，你不会介意吧。”宋来洋看看英子的表情，英子笑了笑没有回答。

宋来洋说：“今天中午为了赶路没有吃好，今晚你想吃什么？我去安排。”

英子说：“表哥爱吃什么，我就爱吃什么。”

宋来洋要了六个菜一个汤一壶酒，嘴里说：“今晚好好喝一杯，解解乏。”

二人对面相坐，共同饮了三杯酒，英子说：“表哥，我酒量不行，不能与你一样喝。”

宋来洋说：“我看前天在你家，你挺能喝的。”说着拿起筷子示意英子夹菜。

英子夹了一筷子菜，又筋、又脆，感觉挺好吃，不知道是什么菜，问宋来洋：“表哥，这个是什么菜？”

宋来洋笑了笑说：“你没吃过？”

英子说：“我是第一次吃。”

宋来洋说：“牛鞭。”

英子摇摇头表示不相信，在姥姥家她见过赶牛的鞭。

英子说：“表哥你懵我，牛鞭不是这样的。”

宋来洋一听笑了，嘴里的菜差点吐出来。告诉英子说：“牛鞭是公牛身上长的一种特殊菜，明白吗？”

英子好像还不明白，想了想，公牛身上长的特殊的，难道是……她的脸上慢慢泛起一层羞红的彩云。“表哥，你真坏。”

宋来洋不再控制当表哥的尊严，信口开河地说：“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，出门长期在外，总不能光吃萝卜白菜。”

一壶酒喝光了，英子差不多醉了，脸蛋红红的，像熟透的苹果。大概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吧！乍一见到表兄，对他就有好感，特别是今天一路上闲谈笑语，打开了一个女人爱的闸门。特别吸引她的是表哥的相貌，自己的丈夫与他相比简直是一个癞蛤蟆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丈夫与他是姑表兄弟，为何长相差异那么大。她想起前天晚上做的可笑的美梦，表兄不就是趴在她身上的那个俊俏男人吗？表兄看我的手相命中注定爱情转移，这真是天意吗？我若能嫁给他，不枉在世一生。表兄会乐意吗？我肚里还怀着丈夫的孩子，他会嫌弃我吗？想到这里，抬眼看表哥一双眼正盯着自己。

宋来洋试探地说：“弟妹你去休息吧，我也休息，明天一早赶路。”

英子说：“表哥都怪你，让我喝得太多了，你过来扶我一下吧。”

宋来洋好像一个囚犯接到了特赦令，慌忙扶着英子来到床边，把枕头、被褥整好，抱着英子慢慢地放下。英子伸出双臂搂着表哥的脖子，宋来洋的嘴慢慢地迎了上去。

两人都是旷荡日久，得到这么一个美好的夜晚，非常珍惜，宋来洋为讨英子欢心，使出了浑身解数……

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。车把式吃过早饭，套好车等他们赶路呢。

宋来洋起来穿好衣服叫英子几声，英子还在酣睡不醒。宋来洋灵机一动，出来找到车把式，说：“老兄，今天走不了了，夫人没有出过远门，昨天偶感风寒。我得给她去请郎中，不知道几天才能痊愈。这样吧，我把昨天的车费给你清了，另加两块大洋的回城费。你先回去吧，等夫人病好了，我再想办法。”

英子朦朦胧胧地睡着，一只手在自己的胸前像蛇一样来回游动，她惊醒了。

英子说：“哥，能与你长期在一起该有多好哇！”

宋来洋说：“你乐意与哥长期在一起？”

英子说：“只要哥哥不嫌弃，你到哪我就跟你到哪，吃糠咽菜也是幸福的。”

宋来洋说：“那咱俩远走高飞吧，找个僻静处安家过日子，不过我身上的钱太少了。”

英子说：“哥，安家需要多少钱？”

宋来洋说：“那有什么准头？三千、五千也不少，十万、八万也不多，以后想办法挣钱，不能坐吃山空。”

英子说：“皮箱里爹给我一万元钱票，算给我孩子出生的钱，你看，能安家吗？”预知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(节选自《豫东抗战风云》，未完待续)